



新华社记者王丽、齐健

莽莽群山中，万桥飞架，大道延展。高坡峡谷间，绿意盎然，生机勃勃。极贫困村寨里，决战贫困，奔小康。走过贵州高原，一片沧海桑田。村庄在变，道路在变，生活在变，绿色蝶变……

近景：易地落新家

红瓦白墙、南北通透的小高层错落相间，阳光洒落的午后，院落间老人们促膝闲谈，孩子们嬉戏追逐，楼宇间草坪、树丛青翠宜人，星星点点的鲜花开得正艳。

新社区，贵州省惠水县城的一座小区。

与城市现代化小区无异，唯独“新民”二字点出了差异。生活在这里的1410户居民，是三年间从178个贫困村寨乔迁来的易地扶贫搬迁群众。

“新民”们几乎家家都有一张“旧房”照，挂在显眼处，回望着远去的记忆。

38岁的王江华搬到新社区后，成了附近一家企业的工人，每月有三四千元收入，还有“五险一金”。

王江华的老家摆金镇斗底村，土地不仅破碎，而且在几十米高的陡坡上，种的粮食都不够自家吃。

“在外面打工漂泊十几年，从来没奢望过能在城里买房、有车、有稳定工作。”可对王江华来说，三年来，这些都一一实现了。

“以前一个寨，现在一栋楼。”与他同寨的老乡、新社区党支部书记罗应和说，新的家园里医院、学校、超市、农贸市场一应俱全；群众办事5分钟走到服务大厅；孩子上学10分钟走到学校，放学了就到社区“四点半学校”，每天都有志愿者辅导功课。

社区创建了“移民搬迁招工信息交流群”，微信实时发布就业信息，几乎每天都有新需求。每个小区都设有招工信息栏，社区服务大厅内的大屏也在滚动播放招工信息。

从农民变市民，居住地的虫鸣鸟叫少了，可易地搬迁的群众睡得更踏实了。

惠水县移民社区联合党委副书记刘奎说，新社区周边有300多家企业，2900多名社区移民通过各种渠道实现就业，户均就业超过2人，基本消除了“零就业”家庭。

建起一座新村，归还四方绿土。移民生活安稳下来，迁出地的178个村寨，老房子基本都拆除了，土地大部分进行了复垦复绿，一部分流转经营，种上了中药材、经果林等。

易地落新家，两头换新貌。像新社区这样“村兴、业兴、景美、人和”的易地扶贫搬迁“新村”，贵州已建成近千个，而消失的老村寨也渐渐变成农民手里的“绿色银行”。

从三次搬迁的瑶山乡，到整乡搬迁的三宝乡，作为中国贫困人口较多的省份，贵州“十三五”期间将实施易地扶贫搬迁188万人，涉及全省83个县9449个村，搬迁贫困人口占全省贫困人口三分之一、占全国搬迁贫困人口约18.8%。

2015年12月，贵州率先打响易地扶贫搬迁“第一仗”，以坚持省级统贷统还、坚持以自然村寨整体搬迁为主、坚持城镇化集中安置、坚持以县为单位集中建设、坚持不让贫困户因搬迁而负债、坚持以产定搬以岗定搬“六个坚持”贯彻始终，走出了一条易地扶贫搬迁的贵州新路。今年，贵州将全部完成188万人易地扶贫搬迁任务。

“完善搬迁群众的后续保障，是今后两年重中之重。”贵州省生态移民局党组书记王应政说，围绕搬迁群众从农民向市民转变的过程，贵州推进基本

沧海桑田

三重景别的贵州乡村新画卷



▲ 这张拼版照片显示的是贵州省赫章县河镇乡海雀村的“四代房”：左上图为第一代杈杈房，右上图为第二代土坯房，左下图为第三代石塘房，右下图为第四代黔西北民居（均为7月25日摄）。

公共服务、培训和就业服务、文化服务、社区治理和基层党建“五个体系”建设，做好易地扶贫搬迁“后半篇文章”，目标是将安置点建成和谐有序、绿色文明、创新包容、共建共享的幸福家园。

中景：旧村换新颜

两张贵州省平塘县克度镇航龙村同角度的照片，一张拍摄于2015年10月，一张拍摄于2019年7月。

一张是灰蒙蒙的天，狭窄的水泥路，零乱的水泥砖房，有的还搭着蓝色彩钢瓦；一张乌云压境却天空通透，宽阔的柏油路边停着两排私家车，黄墙红顶的小洋房在山林边错落有致。

这个有289幢三四级新房的片区叫“星际家园”，房子的主人都曾是靠种植水稻、玉米为主的农民，现在大多经营着餐馆、超市、民宿，为参访“中国天眼”的访客提供服务。

46岁的“星际家园”村民王顺军忙得不可开交，家里四层的新居，楼下经营“布依酒楼”，楼上是民宿。正值暑期，全国各地来的研学团、夏令营络绎不绝。从步行到镇里赶集要走一个小时，但开车去镇上只要5分钟，航龙人享受着基础设施提升的便利，而彻底改变了他们生活轨迹的，则是距村子20余公里远、无线电宁静区里保护着的“中国天眼”。

“天眼”所在的克度镇，以前到平塘县城走颠簸砂石路要3个多小时，如今全镇13个村198个村民组都通了硬化路，镇区面积几乎扩大了一倍，城镇化率从2015年的20%提高到2018年的37%。群山深处不起眼的喀斯特小镇，变成一座天文科普、科技交流和青少年研学教育的基地。

走进新建的天文小镇，处处充满科技感和未来感：天文体验馆、时光塔、天幕街、南仁东纪念馆、星际家园、航龙湾、天文时光村……当夜幕笼罩，抬头便是浩瀚星空。

在遵义市播州区枫香镇花茂村，谁也想象不到，现在一栋栋黔北民居拔地而起，一个个温室大棚林立田间，一条条



▲ 7月25日无人机全景拍摄的贵州省赫章县河镇乡海雀村新貌。新华社记者杨文斌摄

通村路、串户路连接着家家户的花茂村，过去叫作“荒茅田”，是一个增收难、留人难、村容差的偏远贫困村。

从农村“小康路、小康水、小康房、小康电、小康讯、小康寨”六项行动计划，到城乡“建设六网、实现六通”，贵州正加快形成与全面小康相适应的基础设施支撑体系。自2017年8月启动农村“组组通”硬化路三年大决战，两年时间，贵州已累计建成组组硬化路7.87万公里，全面完成路面建设任务，实现全省3.99万个30户以上村民组100%通硬化路，彻底解决沿线1200万农民群众出行不便问题。

一去二三里，烟村四五家，亭台六七座，八九十枝花。

行进在贵州的乡间小路，旅游公路和高速公路上，从普通村民的家，到易地搬迁安置点的一排排新居，再到特色鲜明、各美其美的小城镇，乡村是贵州山水间最美的风景，原生态山野村居图成了多彩画卷里的画中画。

千朵云有千般姿，万座寨有万种情。截至目前，贵州有724个村寨列入中国传统村落名录，数量位居全国第一。从悬崖酒店到万洞之乡，从大歌侗寨到枪手部落，“养在深闺人未识”的传统村落成为熠熠夺目的原生态景观。

远景：绿卷展新姿

“朝与牛出牧，昼与牛在野。日暮穿

林归，长笛初在韵。”随着无人机的爬升，牛不见了，只见茫茫林海。这一幅“牧牛穿林图”，位于乌蒙大山深处的贵州省赫章县河镇乡海雀村，一个森林覆盖率超过70%的小山村。

谁也想不到，就在30多年前，这里森林覆盖率不到5%，荒山秃岭，土地沙化，井河干枯，是个“海枯”村，因地处喀斯特山区，生态环境恶劣，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定性为“不适宜人类居住的地方”。

今年夏天，海雀村的会议室里，一场“产业发展谋划大会”开得正热烈，村干部和40多户建档立卡贫困户坐下来一起商量，近期要发展什么产业。经过举手表决，大多数村民同意发展肉牛养殖。

“养牛我们有基础，能干得成，但大家一定得注意环境卫生，自家的圈舍要打扫干净，勤快一点才能把牛养好。”驻村干部陈飞涛对着话筒大声讲，告诉群众为了守护村容村貌，传统牧牛不行了，圈养行得通。

正是在过去的30年间，海雀村老支书王朝荣带着村民坚韧不拔地在荒山植树造林，生态改变、农民觉醒、各界帮扶，村里渐渐找到了合适的产业，因地制宜种植苹果、中药材，发展养殖业、服装厂。

“现在日子那真是太好了，以前出门要穿水鞋，到处都是泥汤汤，现在穿着拖鞋转一圈回来，也不会沾一点泥巴。”提起变化，56岁的苗族村民王光德深有感触，从前是经常饿肚子，可现在家里的腊肉多得吃不完，村里有七八十辆汽车，大学生都出了9个。

绿色，无疑是多彩贵州的永恒底色。贵州坚持生态优先、绿色发展，牢牢守住发展和生态两条底线，加大产业结构调整力度，更多石山上披上了“绿装”。

作为世界上岩溶地貌发育最典型的地区之一，贵州岩溶出露面积占全省总面积的61.92%，是全国石漠化面积最大、类型最多、程度最深、危害最重的省

份。在贵州，众多像海雀村一样的石漠化村庄，通过持续生态治理改变了模样。

最新监测数据显示，截至2016年底，贵州石漠化土地面积247.01万公顷，五年间减少石漠化土地面积55.37万公顷，减少了18.31%。

底色也是底气，是描绘美好蓝图、兑现庄严承诺的坚实基础。

2018年10月到2019年5月，贵州在200天里造林1000万亩。到2020年底，贵州将确保森林覆盖率达到60%，达全国平均线的2.6倍。

作为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，贵州的绿色“颜值”连年攀高，空气质量持续优化，中心城市和县级城市空气质量指数优良天数平均比例分别为97.2%和97.7%，绿色已成为多彩贵州最靓丽的底色。

守好青山绿水，生态产业如雨后春笋。2018年初，贵州提出“来一场振兴农村经济的深刻的产业革命”。短短一年，贵州牢牢把握好农业产业革命产业选择、培训农民、技术服务、资金筹措、组织形式、产销对接、利益联结、基层党建“八要素”，践行政策设计、工作部署、干部培训、督促检查、追责问责“五步工作法”。2018年共调减低效玉米种植785万亩，替代种植蔬菜、水果、中药材、茶叶、食用菌等经济作物667万亩，带动全省160.8万贫困人口人均增收2348.4元，推动第一产业增加值增长6.9%，增幅居全国之首。

今天贵州农村，流行的是精品水果种植、农村电商、乡村综合治理、乡村旅游课程，一批根植绿色发展理念的新型职业农民，正通过培训成为产业带头人和科技示范户。

小康不小康，关键看老乡。易地搬迁、现代交通、绿色发展串起一个个新村、新寨、新城，曾经贫穷、落后、闭塞的乡村焕发新光彩，产业兴旺、生态宜居、乡风文明、治理有效、生活富裕的乡村振兴新画卷，正在贵州大地蓬勃展开。新华社贵阳9月10日电

“瓷美人”出疆

昔日，“中国第一杏”英吉沙杏盛名在外，却因怕碰撞、难保存、保鲜期短，“走不到乌鲁木齐”，只能“养在深闺”如今，它穿上保鲜的漂亮“衣服”，“乘上”冷链物流，能“平安”抵达千里之外的大城市

收”……一条条务实举措勾勒出希望的图景。

好消息开始不断传进赛排尔的耳朵里——百余名林果专家进驻南疆林果主产县市，其中包括英吉沙在内的22个深度贫困县；政府一边组织专家抗击病虫害，一

边与龙头企业新疆果业集团合作，打通物流和销售渠道；驻村工作队帮果农施肥、浇水、除草，教会他们科学管理、科学种植……

看到机会的赛排尔回来了。他摩挲着杂草丛间的杏树，准备大干一场。

2018年，英吉沙县开展“冰山玉珠越昆仑”活动，线上线下宣传打造

“英吉沙甜杏”品牌。

这一年，英吉沙县产杏8.6万吨，市场价格比往年翻了4倍，让农民看到了实实在在的效益，信心大增。全县又投入685万元进行技术改良，推进标准化种植，使杏子品质有了明显提高。

2019年盛夏，中国杏种植面积最大的英吉沙县15万亩杏林喜获丰收。

在“瓷美人”曾经走不到的乌鲁木齐，熙熙攘攘的国际大巴扎上，英吉沙杏格外引人注目，受到各地游客青睐。与此同时，60多家电商平台同步上线英吉沙鲜杏，“瓷美人”走上了内地餐桌。

曾经援疆的一名山东干部在老家再次吃到英吉沙杏，惊讶道：“跟当年在英吉沙杏树下吃到的味道一样！”

赛排尔一点也不奇怪。他听说这些鲜杏之所以能“平安”抵达千里之外的大城市，是因为穿上了特殊的新装。

新疆果业集团的一位负责人介绍，通过创新技术手段，今年启用了13条气调包装线，为“瓷美人”穿上充入氮气、氧气等混合气体进行保鲜的漂亮“衣服”，通过冷链物流更好地

销往全国各地。

“以前是我们想各种办法卖，现在是老板四处找农民买！”贫困户赛排尔家靠着种杏，生活有了起色。他打算这两年种杏赚到的钱盖修新房，再购买一台饲料机，养些牛羊。

赛排尔所在的包孜洪村，有130户人家种杏，其中110户都是贫困户。驻村干部、包孜洪村扶贫工作站站长热黑木江·阿木提说，以前，果农最远把杏拉到镇上卖，销售半径只有七八公里。“现在，95%的杏子都卖到了内地，果农最多增收1万元。”

让“瓷美人”走得再远些吧！这是赛排尔的心愿，“杏子卖得越远，日子就越越好！”

数据显示，截至2018年底，新疆贫困发生率由2013年底的19.4%下降到6.1%，北疆、东疆所有县都实现脱贫。

南疆四地州22个深度贫困县中，今年计划脱贫12个，明年脱贫10个，其中包括“瓷美人”的家乡英吉沙县。

（记者史竟男、张晓龙）新华社乌鲁木齐9月10日电

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，骄阳似火。维吾尔族老汉赛排尔·图尔荪满头大汗，忙着给他的“功勋”杏树施肥。

两个月前，金黄的杏子缀满枝头，赛排尔用它们换回50张百元钞票。

“今年收成最好！”手里有了票子，老汉开心得像个孩子，眼角漾开一道道皱纹。

在自家4亩地上种过多年玉米和小麦，都没赚到钱。十年前，望着一家老小眼巴巴的样子，他下定决心，套种了17棵英吉沙杏树。

英吉沙杏，个大皮薄、汁多肉甜，色泽亮丽中透出红晕，好似少女的面颊。在它的家乡——新疆喀什地区英吉沙县，这个地处昆仑山北麓、塔里木盆地西缘的国家级深度贫困县，无数老百姓指望它脱贫致富。

“冰山玉珠”“中国第一杏”……英吉沙杏盛名在外，却因怕碰撞、难保存、保鲜期短，成了娇气的“瓷美人”，只能“养在深闺”。

“英吉沙杏走不到乌鲁木齐！”收购商的断言，令果农们懊恼不已。想把成熟的鲜杏运出新疆售卖，更是天方夜谭。

“一公斤才八毛钱，大太阳下面忙活四个月，就赚千把块钱。唉……”想起过去，赛排尔直摇头。

运输难、销路窄，杏价持续低迷，果农入不敷出，不巧前些年又碰上病虫害。“一棵杏树才出二三十公斤杏子，还都带着虫眼。”乡里的干部麦提吐尔孙·阿布来提眼睁睁看着果农们抡起斧子，毫不吝惜地砍光杏树，给玉米和小麦“让出”阳光。

据英吉沙县政府统计，2014年至2017年间，全县杏种植面积从巅峰时期的30万亩锐减一半。

赛排尔心软，舍不得砍树，却带着妻儿跑到离家1000公里的乌鲁木齐打工赚钱。

杏树，真的结不出希望吗？

2017年12月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召开特色林果业南疆工作推进会，启动“百万培训行动计划”。仅仅两个月后，又召开推进南疆特色林果产业提质增效、助力脱贫攻坚行动动员会，重点布局南疆34个县市，优先支持林果产业发展。

“科技创新”“拓宽销售”“农民增